

春联里的年

■彭发灿



大年三十贴春联，是春节前最后一道年俗。过完小年，父亲到供销社买回红纸、毛笔和墨汁，为写春联作准备。父亲的硬笔字写得不赖，对我后来能写好硬笔字影响很大。我儿时，于毛笔是陌生的，更无从评判父亲的毛笔字。待我上初中，在拜年中见识过大伯父和永康伯手书的春联，觉得父辈中他们的毛笔字堪称书法。

父亲在堂屋写春联，会将事先裁好的联纸折过田字格，铺上八仙桌。我站桌子对面，伸手轻轻拉压住联纸顶端两角，充当父亲的“镇纸”。父亲提笔蘸墨时，像是鼓励自己，又像是告诫我：“孔夫子不嫌字丑，只要笔笔有。”父亲年年写春联，年年说这句话。我终是明白，无论硬笔字、毛笔字，无论字美字丑，前提是绝不能写错字。来自父亲的教诲，我谨记至今。

春联的内容，并不是父亲自撰的。他有好几本厚厚的联书，五言、七言、九言，以及多字长联，内容涵盖各种场景。父亲选择到心仪联句，会在旁边划勾标记。家里门、窗计十九处，对应十九副春联，加上十九张横披，一口气写下来，在寒冬腊月里也是个苦差事。但在浓浓的年味里，这点小苦累，恰似一杯加糖咖啡，入口苦，咽下甜。

父亲放手让我写春联时，我上高一。

从买笔墨、纸张，到裁纸、折格痕，我全程自己动手。这回父亲主动做我的“镇纸”。其时我也隔三五差五练过毛笔字，但在父亲的注视下，执笔落纸那一刻，右手还是不由自主地抖。越想写好，越想不好，心里越紧张，越紧张，手抖得越厉害。一副春联在抖抖索索中写完，如卸重荷，周身燥热，手抹额头，竟是一层毛毛汗。父亲显然洞悉了我的心思，用他那句“孔夫子不嫌字丑，只要笔笔有”的“老话”安慰我，就借口有事走开去。

我长舒一口气，喃喃自语几遍“孔夫子不嫌字丑”，将一心求好的心态调整到以不惜笔墨纸张为指导思想，放开手脚，心平气和地写，后面的春联居然愈写愈顺。

贴好春联就过年。大年三十贴春联，需在吃年夜饭（家乡中午的团年饭）前完成。我第一次贴春联就闹了笑话。遵照父亲吩咐，我把相关联语分放到对应的门或窗位，依平仄音分清上、下联，在春联背面刷上母亲熬的米糊，按上联在右、下联在左的顺序，挨门框外沿左右等高点上墙贴，再在门楣中间点上横披，最后用手掌把刚贴上的联纸抚平，一副新鲜出炉的春联就这样被我小心翼翼地贴好。

我刚下梯子，父亲大笑：“贴错啦，快揭下来！”我云里雾里，脸一时涨得像春联纸样绯红。怎么会错呢？虽心有不服，但还是忍不住抬头把上、下联用普通话默念一遍，尾字仄声是上联，尾字平声是下联，没弄错啊。转过身来面对父亲，拍了拍自己刚擦染上春联红的双手，下意识又把右手略微往外伸开比划，嘴里一边念着“上联在右，下联在左”，一边犹疑地望向父亲：“哪里错啊？”“读对子，是面对门窗来读，哪个背对门窗来读！莫非长了后眼睛？”父亲一句话把我点醒，原来我是背对门窗来分上、下联的。这件糗事至今忆及，还会忍俊不禁。我也因此深受启发，世事洞明皆学问，同一事物，不同角度去解读，会得出不同结果。角度不对，错误翻倍。

“半盏屠苏犹未举，灯前小草写桃符。”坚持手写春联多年，手艺虽未见长进，仍以父亲的教诲聊以自慰。若算一点收获，就是改正了横披的书写顺序。书协朋友告诉我，他们写横披一律按从右至左写。此后我信而行之。

十多年前开始，春节临近，市面就有款样繁多的印刷联出售。图一时新鲜，买过几年印刷品回来贴。后来不买，终是受不了机器印出的那份花里胡哨的俗。商、企赠送的春联，我基本不用。那些醒目的logo，业已煞了年节风景，也不愿将自家的门窗作他人的广告栏。

春联读写日多，我偶尔尝试自拟春联。感觉自己撰联，能直抒胸臆，接地气，更切实际。亲手贴上自撰自书的春联，墨香情悦，别有一番年味上心头。我甚至天真地以为，这样的春联，才能安放自己对新年的所有期许。

古人曾将两块桃木刻上神符，立春时节挂在门首驱鬼避邪。千百年前的习俗，历经岁月勾兑，嬗变成近代写在红纸上内容丰富、词句优美、喜庆炫目的春联，并成为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。

我一直崇尚老祖宗大美至简的审美观。当一年一度盛大的中国年，遇上典雅、庄重的中国红，波澜不惊的日子总会绽放成欢乐喜庆的海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节到人因情自浓。大年三十，辞旧迎新，神州大地，喜气洋洋。千家万户，张灯结彩，于窗明几净的厅堂，人们用副副吉美吉祥的春联、祈福接春，寄寓心中对来年美好生活的向往；国启龙章春入眼，民兴骏业锦添花；瑞气盈门瑞富贵，春风入户报平安；屋偏路畅身可远，门正风清福自来……

吃过年夜饭，大人小孩，沐浴梳洗更衣忙，神龛之上，烛光摇曳烟火香。晚饭毕，家人团聚，温馨祥和。父母和颜悦色地给孩子压岁钱，期望他们岁岁平安；大人恭恭敬敬地给长辈奉上红包，祝愿他们健康长寿；平辈互道吉祥如意，恭喜发财。一家老少，欢声笑语，其乐融融。万家灯火夜未央，阖家围炉话守岁。当年的钟声在火树银花中敲响，灯影绰绰里，一副副红彤彤的春联，犹如一根根点燃的引信，将人们对春天的美好憧憬次第引爆。

“爆竹声里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季节往来，四时成岁，一年光阴如白驹过隙，弹指又到除旧布新时。贴春联的年货里，饱含人们对甚至美豆古不变的追求。春联里的“年”，有“辞暮尔尔，烟火年年”的祈愿，有“木槿昔年，浮生未歇”的自勉，更有新时代、新征程上的华夏儿女“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”的号角。

曲身跪腿的全鸡一只，嘴衔小葱。三根肋的猪条肉一方，肥厚白嫩。五指宽的鲢鱼一条，红纸贴眼。嫩滑的拎豆腐三块，方正油亮。满满的米饭一碗，像富士山。还有年糕、藕片、茶酒、香烛、钱纸……从满奶奶家拜年回来，母亲清蒸好祭品，用碗分装在提篮里。

儿时，每年正月初一，我和哥都会跟大人拜早年。爷爷过世后，院子的男丁，伯父最长，拜早年由他牵头。吉时一到，母亲在每人口袋里放一个小红布包，内装盐茶米谷。父亲点燃千响鞭炮，提起装满祭品的提篮，带着我们随伯父一起上祖山。我们在田埂小路上蹦蹦跳跳，乐滋滋地吃着满奶奶给的“换茶”。哥边吃边玩，转动彩风车。路边，水田里的肥鸭咕咕地冒气泡，周边钻出稀稀疏疏针草尖；坡上，一丘丘油菜翠绿茂盛，挨挨挤挤，高过父亲的腰腹、我的肩膀，正悄然酝酿着黄蕾，透递淡雅的清香，仿佛喜庆新春佳节，首发阳春欲来的讯息。我和哥爬上山腰找到祖先的坟头时，父亲叔伯还在山脚与回去拜早年的族人互贺新年，笑吟吟地边走边聊。

旧时农村看重风水，选祖山、定坟地十分慎重讲究。朱雅陈氏祖山有灵阁堂大屋对面的新头岭、左侧的庙山岭、屋后右侧的将头岭。我儿时画过这三座山，一遍遍重复地素描过，有时还爬到屋后高大的桑基树梢上，凝望这三道绿色的屏障。新头岭像笔架，庙山岭若官印，将头岭似号角，呈“品”字形布局，我们大屋的祖先葬在这三岭的半山腰。坟头背靠青山，面朝垌田溪水，四象齐聚，视野开阔，印证了“后有靠，前有照”的讲究。坟地两侧分列哨兵般的柵子树，虬枝嶙峋。静立坟前，肃穆，凝重。耳畔不时传来清晰的爆竹声，昭示醞酿的年味。坟周围的柴草被割掉了，清理得干干净净，没有一片枯叶。坟头加了层黄土，凸起许多，伯父大年三十来培过土。“坟头高凸子孙稠”。父亲说，上坟培土是给坟头“添砖加瓦”，祈求祖先保佑家族人丁兴旺，平安幸福。

拜早年先祭开派祖宗的公坟，后拜各家私坟。给已故的爷爷奶奶拜早年，是我们最看重的。我们弯下腰，围拢坟堆忙碌起来。“坟头压纸，膝下有子。”父亲放下提篮，靠近墓碑，注视了一会儿碑文，用毛巾擦净，要我们叠好钱纸压坟头顶上。摆祭品，点红烛，敬佛香，烧钱纸，酌米酒，放爆竹。爆竹声声，震动了念祖情愫，我感觉到爷爷奶奶健在时的热闹与温馨。橘红的火苗跳跃，忽聚忽散，映照我们的脸颊，弥漫浅浅的暖意。缭绕的青烟，混杂着檀香酒香，逐渐幻化出爷爷奶奶的慈祥，让我想起爷爷出谜语、讲故事最起劲时的神态，奶奶深夜纺纱织布、炒金米子的场景……一个个趣味故事，一幅幅柔情记忆，像春天的阳光，明媚着我年少时的心灵和贫乏的乡村岁月。我拆散钱纸，一张张放入火堆，总觉得爷爷奶奶就在身边，从未走远，有些东西想给老人看看，有好多话想对老人诉说。

父亲常跟我说起爷爷奶奶知书达理，和善谦逊，乐于帮衬，从未与人红过脸。爷爷生前喜好看书，尤敬读书人。奶奶处处省俭，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瓣花，但对于子女教育还是舍得花费。爷爷奶奶顶早出，踏月晚归，种豆栽薯，养猪纺纱，陆续继续变卖猪粪的金银首饰，供养伯父念私塾和父亲读高中。伯父精通盘算，写得一手好毛笔字，当了生产队会计，父亲则成了山冲第一个高中生。许是耳濡

纸蓬年礼包

■朱小平

已然远去的儿时年味，在朦朦胧胧梦中一次次穿越回来。我仿佛又看见了中年的爸妈，还在岁杪年尾几日忙活到深夜。昏黄的煤油灯下，爸妈谨慎清点着年货，将孩子们最喜爱的鞭炮和糕点纸蓬包，小心翼翼摆放到橱柜顶格两个高层，轻悄关好柜门。我们期盼已久的过年的快乐和甜蜜，就在爸妈打开两扇柜门时澎湃而至。

当大年夜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响彻村庄，当大快朵颐的美食填满肚腹，拜年的诸多礼数，也随即被各家列上日程。提着纸蓬包去走访亲戚，是年礼中必不可少的环节，也是小孩子最乐意干的新年要事。

乡间拜年礼时日之长，可从大年初一拜到元宵十五。礼俗上也有讲究：初一一崽，初二郎，初三初四拜近邻街坊。那么到了初五初六，拜的便是旁系远亲了。记忆中，每年过了正月初五，爸妈就宅家紧锣密鼓筹备我们开学的费用。司机爸爸忙于修理村民春耕的农机，裁缝妈妈在赶制节后出船的渔夫衣裤。拜远房远亲之事，照例交给给我们五姊妹分头行动。

雨后放晴的初六清晨，爸妈煮好面条早餐，从橱柜里取出四个麦席草扎紧的纸蓬包，安排我们去表姨和叔公两家拜年。尽管菜皮色草纸隐瞒了包内的秘密，但精灵的我们还是能准确判断出：锥形包是一斤红砂糖，摸着匀实而绵软；方形包是一斤点心，兰花根或芝麻饼或雪枣糕之类的，手感疏脆又硬朗。在物质匮乏的年代，纸蓬包点心十分贵重，即便是过年也难得饱食。大人们要留作当年礼赠送，一个纸蓬包犹如接力赛跑的传接棒，辗转多处，节后花落谁家才舍得开包品尝。

我们都抢着要去邻乡表姨家拜年。一进屋，表姨就端茶擦凳，拆纸蓬包让我们围炉分享。姨父领着我们四野玩耍嬉闹的间隙，她悄悄腾腾香喷喷的饭菜已摆满餐桌。谁也不愿去镇上当会计的叔公家，叔公早年丧妻，过年跟平时一样冷清。他性格沉闷，见面从不谈吃和玩，只问成绩考分。

爸妈愚不懂事的大姐去叔公家，大姐抱最小的我

目染重德尚仁的家风和耕读传家的浸润，父亲高中毕业后放弃进城进厂，回村当了一名民办教师，且在我哥哥读书上也不遗余力，操碎心。爷爷奶奶重复绵延着祖祖辈辈的故事，像流经大屋前不知疲倦的溪水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流，最后让自己锄翻的土地掩埋了自己。爷爷葬新头岭，奶奶葬庙山岭，都安息在向阳坡上、豆土薯地旁，隆起的坟包遥遥相望，能呼能应，继续唠嗑他们一辈子都没说完的农事家事。

1996年秋，我顺利考上大学，成了院子和组里第一个大学生。父亲整天笑眯眯的，话和酒量突然多了很多，兴奋了大半年。大年三十，父亲没帮母亲做年夜饭，将伯父培过土的坟头又仔仔细细精修了一番。次年初一，嗖嗖的冷北风刺骨入髓，感冒未愈的父亲不顾母亲的劝阻，仍冒着寒风拜早年，祭品备得丰盛讲究，还破例“闹”了一把，买了水果、礼花和瓶装酒。父亲弯下腰，勾着头蹲在贡台前，解开棉衣挡风划火柴，就像当年栽油菜时突遇暴雨，他带我躲在一箱石下，为缩成一团的我挡风遮雨。墓碑左右各放一箱礼花，鞭炮绕坟盘了一圈，烧钱纸，点香烛，鞭炮震耳欲聋，欲唤醒长眠的祖先。父亲开心地踮踮头禀告：“感谢祖先保佑我儿金榜题名！……”父亲起身后，额头尽是烛灰，裤腿沾满沙泥，贡台前的沙土上留下两个深深的膝盖印，透着丝丝热气。他接着要我跪拜。虽然上大学是勤读苦学的结果，但我们很高兴和祖辈们共同分享这一份喜悦。

后来，我和哥有了孩子，父亲每年初一又背上孙子去拜早年。通往祖山如脐带的小道渐渐被暴雨、山洪冲毁，淹没在荆棘丛中，父亲爬坡的样子很费劲，他不肯把孩子递给我，他的脸上却从不流露丝毫吃力的神情，即使手指被刺破，滴着血。那是一团不褪的火红，让我想起父母、祖父母漫山遍野为我摘莓子的情景。

一阵风起，燃后的钱纸灰如一群群黑蝴蝶飞旋升空，飘得很高，应是爷爷奶奶会意的表示。大人们依次在碑前虔诚地磕头、念祷，向祖先报告一年的家况，祈求祖先佑子孙后代安康，顺利升学就业，生活工作更进一步。小孩子每人手拈三根香，虔诚地举在胸前，恭恭敬敬作揖。每祭拜一座坟头，伯父还在其前后左右的坟台敬香、烧纸、鞠躬，示意祖先们在阴间与邻里相互顾和和睦共处。祭毕，钱纸燃尽，但烟未散尽，烛仍垂泪，父辈们眼眶润湿。此时，大家好像达成某种默契，都默默凝视，没有人率先离开，跟来的小黄狗不再像出发时撒欢，静静蹲坐在坟旁，一动不动。

返回途中，和风吹拂，如爷爷奶奶的手抚摸着我们，温暖，舒坦。大人们多次驻足回望坟地，小黄狗跟着走走停停，人流渐渐密集起来，祖山到处响着噼啪响的爆竹声，飘舞缕缕浓浓的烟雾。倏然，朱雅堂塘坝上锣鼓喧天，号角齐鸣，在排灯的带领下，走来一支整整齐齐浩浩荡荡的队伍。他们当中多是老熟人，也有许多素未谋面的陌生脸孔，或举旗挥号，或扶老携幼，或挑钱纸爆竹，或抬着装供品的“抬盒”……集体上祖山拜早年。我们息足路旁观看，点人数，数灯笼，瞧抬盒，羡慕这人丁兴旺团结齐心的大家族，声势恢弘像要龙灯一样的拜早年。此刻，我发现坡上的茵陈露出丝丝绿意，线形柔嫩的小苞叶随风摇曳，仿佛在浅浅微笑或频频招手，替祖先收下我们深深的感恩和敬意。

我到县城工作后，这些年父母随我在城里过春节，离家远，拜早年已逐渐淡化，父母嘴上没说，心里却有些不安。这年正月初一，当我穿进荆棘覆盖的山路，再次站在庙山岭的坟地，伯父的坟前，枯萎的高草已齐灰暗斑斑的墓碑。

拜早年

■陈学阳

咏物组诗

■李昂

雪
曼妙袅娜谁剪裁，宛如仙女下瑶台。
应嫌春色归来晚，故作琼花玉树开。

路灯
宛似排排好哨兵，值勤路路最忠诚。
风霜雨雪全无畏，为给行人照眼明。

海螺
浪击沙磨多少回，日滋月润不凡胎。
彩螺夜啸蕉窗雨，犹听涛浪入梦来。

湘莲
超值饮品出荷塘，清茶安眠益健康。
碧玉蓬窝都剥去，内涵不靠外包装。

古筝曲
花港鱼儿泼刺鸣，长堤柳浪又闻莺。
前身合是伯牙未，流水高山一样情。

绿萝
多承挚友深情意，岁暮捎来一抹春。
顿觉病房生惬意，温馨激励白头人。

江崖
壁立云崖势态雄，龙腾马跃叹浑如。
几千万朵雪花浪，塑出江边美图。

星空
银河对坐哪方仙，棋是星辰枰是天。
敢问行家谁得似，一盘下了这多年。

蓬莱阁眺“海市”
廿载三临今始见，海空车马走层峦。
天工造迹聆轩手，幻象时充真象看。

岳屏岭
西窗日日见层峦，秋叶春花醉欲酣。
玉塔千寻谱忠烈，屏风一面绣江南。

萤
不嗟一己多微小，汇烛长空亦亮堂。
个里情怀谁解得，一分能发一分光。

蜘蛛
银丝共吐玉蜘蛛，霄壤评来感不胜。
尺短寸长岗又异，蚕儿捕得几蚊蝇。

麻雀
吞蝗啄粒两相乖，功过应须八二开。
犹忆当年围截堵，益朋每睹汗颜来。

雪中胜景四首

■何象贤

东湖雪景
江湖暮雪裹寒风，白玉横栏白浪中。
罗汉庵堂冰屑地，夫之楼阁水晶宫。

石鼓雪景
蒸湘白水拥冰雕，石鼓江山戴雪娇。
二塔撑天飞鹤羽，群雄接地布蛟虬。

雁峰雪景
一夜琼花覆雪峰，南天七二白芙蓉。
游人喜踏冰封路，僧侣频敲月下钟。

西湖雪景
寒流掠过小西湖，明朝楼前瑞气敷。
映月临风飘絮影，点梅压竹绘瑶图。

三千银界诗凝卷，十二琼楼酒满壶。
最是衡州春信到，梨花万树遍街衢。

中国红

■张凌云

红是节日的红，红是民族的红，红是中国的红。红是中华大地特有的标志，红是东方巨龙喜庆的图腾，红是炎黄子孙盛世的欢歌。

红是一盏跃动的灯笼。大的，小的，圆的，方的，零零星星，排列成行。一直以来，我总以为红灯笼最具象征意味。不管风霜雨雪，只要有一盏红灯笼立在前方，整个视线就会被点燃，整个季节就会被感染，那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词语，而是一颗火火的红心，里面盛装的，是每个人都读得懂豪迈与激情。

红是一副工整的对联。自从霸王孟昶欣然题下“新年纳余庆，嘉节号长春”之后，对联就成了国人祈福许愿、道贺吉祥的绝妙方式。家和事兴、共享天伦，与时俱进、马到成功，所有的一切，都被浓缩进一条不大的红色纸块。对联里头，流淌的不仅是翰墨飘香，更是历史，是印记，是千百年来不变的文化传承和精神血脉。

红是一圈腾空的鞭炮。谁说中国人只懂得含蓄内敛，我们有着这个星球上最奔放、最壮观的庆典方式。你看那空中无数轰鸣的声响，就知道十四亿人民能融汇怎样的情感海洋了。各种烦恼或不快，都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和礼花声中没了踪迹，而是被那些带着红色外衣的精灵释放成同样的语词——放飞，欢乐。

红是一挂漂亮的中国结。那造型别致，曲折环绕的中国结啊，代表的是每个中国人魂牵梦萦的家园故乡。亲朋好友聚佳日，四海一家过大年，纵然有万水千山，也阻不断回家的道路，哪怕在海角天涯，也挡不住对祖国亲人的思念。红红的中国结，就像一座高耸的灯塔，能将无边的夜色照遍，能将无形的阻隔化解，指明人们心中的方向。

红是一身靓丽的衣裳。从一部多灾多难的历史走来的中国人民，从来没有放弃对美好的向往。岁月再艰难，生活再辛苦，逢年过节，也一定要给自己添身新衣裳。尤其是新媳妇、小姑娘，爱穿一身漂亮的红衣，大红、紫红、玫红、粉红，从不同的角度给红色这种最热烈的色彩增添不同的注解，抒写个性的张扬，挥洒青春的绽放。

红是一本崭新的台历。新的一年，新的日子，新的心情，新的面貌。一切从新开始，源自那灼灼闪耀的火红。红色的封皮只是外表，内在的行动才更加重要。我们从红色的起点出发，踏着坚实的脚步，走过寒来暑往，走过春华秋实，待到年终岁末，双手已捧起沉甸甸的硕果。红色就像一道警醒的标志，在它的激励与鞭策下，回顾这一年的奋斗打拼，汗水与付出化成了由衷的欣慰。

红是一纸飘香的花钱纸，红是一颗甜甜的糖果，红是一根放光的蜡烛，红是一张张期待的脸庞……无数关于红的符号，共同组成了中华儿女昂扬向上的进取姿态，共同组成了华夏民族独特鲜明的文化象征，共同组成了一组响彻寰宇的名字——中国节，中国红。